

小谢瓦 奇遇记

〔苏〕A·阿列克辛 著



小 谢 瓦 奇 遇 记

〔苏〕A·阿列克辛 著

吴 泽 林 译

汪 彭 庚 校

北 京 出 版 社

А. АЛЕКСИН
НЕОБЫЧАЙНЫЕ
ПОХОЖДЕНИЯ
СЕВЫ КОТЛОВА
ИЗДАТЕЛЬСТВО
«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»
1963г.

小谢瓦奇遇记
xiǎoxièwǎqíyùjì
(苏)А·阿列克辛 著
吴 泽 林 译
汪 彭 庚 校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安 平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625印张 176,000字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,500

ISBN 7-200-00357-3/I·61

书号：10071·598 定价：1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以幽默生动的笔触描写一位十三岁的聪明机智的孩子，小谢瓦成长的故事。

小主人公谢瓦是个淘气包儿，他怀着好奇心闯入成人世界，结果处处碰壁。后来在一个代号为TCB的神秘人物的帮助下，克服了缺点。最后小谢瓦成长为一个试图帮助别人，为他人排忧解难的善良、机智、勇敢的少年。

本书写作手法新颖，通过日记、旅行以及日常活动，生动活泼地表现了主人公的形象。故事情节生动，文笔流畅，富有儿童情趣。

扼杀了小淘气，就永远也造就不出
大圣人。

——卢梭

第一部



第一部 冒名顶替

这一切都是从哪儿开始的呢？……

那是从德语课上开始的。

那天上课的时候，我把手一举，说：“老师，能不能把窗户关上？您看，冷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……”

安娜·鲁道福夫娜摘下夹鼻眼镜，不慌不忙地看看窗户，又把我们的课桌看了一遍，最后，眼光才落到我身上。

“您的这个请求，科特洛夫，^① 其实，完全可以用德语来表述。当然喽，除去‘鸡皮疙瘩’这一词我们尚未学过。”

安娜·鲁道福夫娜在我们年级，而且恐怕在全校也是唯一用“您”字称呼学生的老师。就因为这个“您”字，在我们班上闹出过好多次各种各样的笑话。比方说有一回吧，她对一个站在黑板前面的学生说：“您可以走了！”而我们大家伙就都不约而同地从位子上跳了起来。^②

这回，得到了老师的允许，我就跪到窗台上，倒把窗户开得比原来还大，并且把头也探了出去。

“科特洛夫，您怎么这么多事呀？”安娜·鲁道福夫娜说，“翻译一个简单的句子，您总要把身体趴在课桌上，鼻子里不住地发出声音，甚至还把舌头伸出来；去关窗户，又要把头探到窗外去。”

我什么也不回答她，反倒把头更往下探了探，终于把街上的一切都看了个清楚，这才跳下来，深深地喘了口气，跑回自己的座位上。

“科特洛夫，您忘记关窗户了。”安娜·鲁道福夫娜提醒说。

真的，我怎么给忘了呢？得想个词搪塞一下：“老师，可我一看来，下边街上的人都没穿大衣。我想，那就是说，已经暖和起来了。”

“暖和起来了？”安娜·鲁道福夫娜莫名其妙地把她那两只胖手往两边一摊，说：“那您的那些鸡皮疙瘩呢？”

“一切都好啦！”我爽快地回答了一声，就坐到自己的位

① 科特洛夫是季玛和谢瓦的姓。

② 俄语中，“您”和“你们”是同一个单词。

子上。

“简直不可理解！”安娜·鲁道福夫娜用德语大声说着，连试也不试，一下子就把夹鼻眼镜准准地架到鼻梁上。“简直是不可理解！……”

我的同桌维季卡·鲍罗德金外号叫怨气包儿。他忽然象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小声对我说：

“小饭锅^①，你的鞋刚修过，对不对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鞋底儿上还贴着张小纸片呢。”维季卡诡秘地挤挤眼，意思是说，瞧我多机灵。“你往窗台上一跪，我就看出，你新钉的鞋掌。”

哼，这个维季卡，就专爱注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！

我拿出钢笔，象往常一样，趴到课桌上，在一块小纸片上写道：“‘前卫’正在上演《冒名顶替》。外国片！墙上画着个很大很大的人，戴着黑面具，佩着剑，穿着翻口皮靴。”

维季卡也在那张纸片上回答我：“那又吃不上早点啦？可我饿着呢。”

我轻蔑地看了一眼这个成天嚷饿的怨气包儿。对他来说，那么块儿破炸点心要比黑面具、宝剑和翻口靴还要紧。

“你可以把钱全都用在吃上！”我恶狠狠地骂道，“反正电影院不放咱们进去。”

“那为什么？”维季卡顿时忘了炸点心，失望地小声问。

那块小纸片再也没地方写了，于是我也小声对他说：“因

① 俄语中，“小饭锅”一词和“科特洛夫”这个姓发音相似，所以成了谢瓦的外号。

为那块见鬼的纸牌子又挂上了。”

我们说的：“见鬼的纸牌子”是指电影院门前那个可恨的布告，上面写着：“十六岁以下儿童谢绝入内”。可我们是多么想进“前卫”去呀！

我有时想：“难道成年人，特别是女的，真的总想让自己看上去显得小一点儿吗？我不信！只有疯子才会把岁数往小里说呢！要知道，世上一切有趣儿的事都是为成年人准备的啊！就说我哥哥季玛吧，他可以去看任何一场电影，可以去成人阅览室看书，晚上还可以去听交响音乐会。就算我不一定非要去听交响音乐会吧，可凭什么他就能去，我就不能去！……”

不过，这都是我在课堂上的胡思乱想而已。所以可以说，这一切不是从德语课上，而是从这堂课后才开始的。临下课，安娜·鲁道福夫娜挥了一下夹鼻眼镜，向我们说：“Auf Wiedersehen^①！”我们就一拥而出——课间休息开始了。

我马上就往四楼跑，去找哥哥季玛。

楼层越高，所在的年级也越高。课间休息时，楼道里也显得越安静。二层楼是五、六年级的学生。他们跑来跑去，碰碰撞撞，大声喊着，吹着口哨，闹得最凶了。三楼上也很热闹，同学们跑来跑去，不过不再打打闹闹，也不再吹口哨了。四楼上可就安静了，这儿甚至还有他们自己的交通规则，说确切点，是楼道里的行走规则：高年级的女生搭着肩，挽着手，在楼道里走着，男生则带着十分懂事的神气挤在墙边

① 德语“再见”。

和窗下来让道儿。

我是跑去找季玛要钱买早点的。因为妈妈一再说，要是早晨在家里就把早点钱给了我，那我可能半路上就给花了，连学校也带不到。于是每到课间休息的时候，季玛总是一边大模大样地掏钱包，一边对我说：“赶快去食堂，快去快回，别买鲱鱼吃，买点儿正经的东西。咱们到晚上可才吃得上饭呢！我要检查的！小心点，小饭锅！……”

当然，检查，他倒是从来不检查，只不过是说说而已。为的是当着同学的面贬低我一下罢了。可这样，季玛还嫌不够意思，他把象波特维尼克^①戴的那种宽边的眼镜架在鼻子上，仔细地打量我一番，还准备要挑鼻子挑眼地说：

“哎呀！谢夫卡，瞧你，把衬衫全都弄皱了！要是让你自己熨，那你恐怕准不会弄得这么皱巴巴的！……”

“哎呀！谢夫卡，怎么把外衣弄得满是墨水呀！要是让你自己花钱买，你恐怕就不会这么乱抹乱蹭的了！……”

说真的，我觉得季玛好象从来也没有在五年级呆过，一生下来就是个戴着一副角制镜框的眼镜，神气十足的九年级学生。

真的，当个成年人可太好了：随时想挖苦自己的弟弟几句就挖苦几句，而且旁人看了还都会夸他：“嘿！你可真是个关心弟弟的哥哥！真是细心周到的哥哥呀！”

那天，季玛象往常一样，把钱给了我，命令我马上去小卖部，哪儿也不许乱跑。眼看就又要挑鼻子挑眼了，可还没

① М. М. БОТВИННИК. (1911—), — 苏联著名象棋家, 世界冠军。

来得及张嘴，正赶上季玛的班主任——一个头发苍白的瘦小的老太太，从旁边走过来，那步子活象只麻雀在蹦蹦跳跳的。顺便说说，在还没生下我，甚至连我爸爸也还没出世的时候，她就在教孩子们数学了。老教师放慢了步子，仰起头看看我的脸，对季玛说：“科特洛夫，这是你的弟弟吧？我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你们俩真象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。”

她又抓住我的纽扣，问：

“几年级啦？”

“五年级三班。”

“五年级，瞧，多高的个子！都超过我啦，而且，科特洛夫，很快也要超过你的。”

“嗯，个子倒是不矮。”季玛回答道。那语气就象是说，除了长个子，别的他什么都不行。

“真象，象极了！”老教师又说了一遍，“不过他还没把眼睛弄坏。你们兄弟俩的脸简直一模一样，就差一副眼镜。你叫什么？”她问我。

我记得我没马上回答她。因为就在这一瞬间，我的脑袋里忽然闪出一个绝妙的念头，简直太妙了！一切就是由这儿开始的……

我已经十六岁了！

最后一堂是植物课，大家都在画花瓣、雄蕊和雌蕊。怨气包儿维季卡也在画。他一本正经地吮着变色铅笔的笔尖，弄得嘴唇发青，就象在河里泡了一整天似的。我捅了他一下，

结果，他练习本上正画着的那枚雌蕊马上比别的长了出来。

“你看，你看，你怎么搞的！……”维季卡埋怨起来，
“全叫你给弄坏了！……”

我赶紧埋头看书，好象一边端详上边的画，一边嘴里小声说：

“有一个问题，非常重要的问题！”

维季卡好奇地竖起耳朵。

“你说，季玛照像的时候戴不戴眼镜？”

维季卡叹了一口气，说：

“怎么？你又来耍弄人是不是？你又来拿人开心是不是？……”

维季卡就是这么个毛病。总觉得别人在拿他开心，要不就是在欺负他，耍弄他。

“维季卡·鲍罗德金，花的结构让你感到奇怪吗？”植物课女老师问道，“你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嗯，没，没有……”怨气包儿慢吞吞地说着，又画了起来。

“戴不戴眼镜？戴不戴眼镜？”我翻来覆去想个没完，不知不觉竟用花瓣和雄蕊组成了短短的一句话：“冒名顶替……冒名顶替……”

一下课，我就和维季卡一道儿往家跑。路上撞着行人就嘟囔一声“对不起”，声音含混得只有自己才听得见。维季卡在我后边紧追慢赶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可居然还不住嘴地小声叨唠着：

“喂，你说，什么事？你说呀……你全都知道，可就不跟我说……”

我光向他摆摆手说：“到家我还要试试看，试完了再告诉你。你就在大门口等着我，我马上就出来！”

平常，妈妈总说我是头号马大哈，还有第二号和第三号，那就是季玛和爸爸。妈妈绝对不许他们随身带证件。她说：“你们准会弄丢的！要不，就在电车上给人掏了去。”

爸爸提高嗓门说：“要是我万一违反了交通规则，人家要我的身份证呢？”

“那就不要违反嘛！”妈妈总是不动声色地说，“身上没带身份证的人就不应该违反任何规则。”

所以，身份证总是放在家里，而且不是放在一个可以随便打开的抽屉里，而是藏在书橱里，夹在书中间。爸爸的身份证夹在《马明-西比利亚克^①文集》第三卷里。季玛的就夹在苏联小百科全书第八卷里。

我赶忙翻起这部书来，一张一张的画像、稀奇古怪的机器、鱼和古生物的骨骼从我眼前闪过，可是却不见身份证……匆忙中我没留神，身份证——一个薄薄的深绿色小本子，从这本厚厚的蓝色书里掉了出去，就掉在我脚边。平时，妈妈拿这个身份证时，总是只用两个指头小心翼翼地持住，就象拿着什么无价之宝似的。

我拣起身份证，打开一看，哼！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

^① 马明-西比利亚克（Д.И.Мамин-Сидиряк 1852 - 1912）俄国作家。

的！季玛照像故意戴上眼镜，就是好让我办不成事。照片上，季玛把眼睛圈在那个讨厌的黑镜框里，还透过眼镜讥笑着，象在说：你呀，甭想要什么鬼点子！

其实季玛根本没有笑，而且，甚至还在全神贯注地望着远处。不过，这是我过后才看出来的。



我走到镜子跟前，看了看季玛的照片，又看看自己，再看看照片，再看看自己。脸嘛，当然是象，可这眼镜……

季玛常把我叫作“大谋士”。那时我还没读过写“大谋士”的那本书，所以我想，这准是个很讨人喜欢的聪明机智的人。季玛这样叫我绝不是无缘无故的。要知道，虽然有时我也灰心丧气，可从来没有超出五分钟的时候，五分钟一过，再大的难题，我也准能找到解决的办法。这回也是这样。

我忽然想起来，妈妈的眼睛就放在写字台左边的抽屉里。妈妈上班不戴眼镜，只有晚上看书时戴，再就是去看电影时才带上。

“不过，男人的眼镜和女人的眼镜有没有什么区别呀？”我想，“现在我就要弄个明白。”

我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一个光溜溜的塑料盒儿，从里边拿出眼镜。这副眼镜可不象季玛照片上的那副，镶着宽边的角制镜框。这副镜片是镶在细细的黑色镜框里。不过，人人都可能打碎自己的眼镜，过后再另买一副，或者干脆就有两副：一副在家里戴，另一副吗，可以说是出门时，在隆重的场合里戴的。当然可以是这样喽！

我把眼镜戴在鼻子上，走到镜子跟前——看到一张模模糊糊，七扭八歪的脸。看来，透过那模糊的镜片，我就成了这副模样。戴着这副眼镜，我可怎么上街呀！可我马上想起来，妈妈看着书，想要数叨我几句的时候，总是从镜框上边看我。于是我把金属的鼻托压到鼻尖上，从细细的黑镜框上边看了看镜子里的自己，然后又看看季玛的照片，看看照片，再瞧瞧自己。季玛的老师说得一点不错，我们的脸真是一模一样！

我连眼镜也没摘，就飞也似地跑下楼。维季卡看见我，险些没把书包掉在地上。

“是你吗？……”

“不，不是我，根本不是我！站在你面前的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九年级学生季米特里^①·科特洛夫。不信？请检查证件

^① 季米特里是季玛的正式名字。季玛是小名。